現代江湖實錄之五

鬥法！

由長歌

二八九：一室如春

師姐容頓了頓，繼續曰：「我曾問過佢，佢話係過了法，我同佢心照相通，所以佢心裡邊嘅我都聽得到。」

傾傾講講，好快就到了梳打埠，師姐容一早同客家周講明不住梳打大酒店，無謂遇到麻煩，去到酒店，師姐容曰：「先開一間房，等阿松，另住發達酒店。」師姐容一早已經吩咐過，周來到再開一間。」

阿七曰：「好，總之你話專，周哥知不知來此處喫？」

師姐容曰：「我同佢講好來發達酒店。」

師姐容串住阿七胃彎入酒店，開了房，師姐容曰：「我真想瞌一陣先。」

阿七曰：「咁你休息一陣，我出去行下街，一陣返來叫你食飯。」

師姐容一雙美目，情意脉脉，曰：「唔好，你陪下我喇。我覺得疲倦，想瞌一陣，七哥，我瞌着之時是否個樣好核突嘅？」

阿七一怔，曰：「唔係呀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咁你爲也聽見我話瞌一陣你就要走嘅！」

阿七笑曰：「不想瞌，自己坐又太枯燥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我瞌半個鐘頭，好唔好？」

天冷，房內開了暖氣，一室如春，師姐容除衫，但不想畀阿七壞印象，於是入浴間換了一件睡袍，小睡片刻，直至阿七叫醒佢。師姐容渴望阿七在佢海棠春睡之際有多少男人大丈夫專有的舉動，不過好失望，阿七始終同以前冇乜唔同，柳下惠一名。

阿七曰：「你已經瞌了四十分鐘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然乎？七哥呀，咁你做乜？」

阿七曰：「冇乜做過，打坐，練下功。」

師姐容幽幽嘆口氣，曰：「你只識練功。」

阿七笑曰：「練功唔好乎？可以補身，不必花錢，冇乜好得過，阿容，我傳授你D工夫有有練？」

風言蜂語

此消彼長

去年交通意外減一成。但增加了大災難。

信用標準

港美兩男子利用信用咭行騙。

沒有信用咭的人可能最有信用。

被困廚房

婦女關注社會事務仍低。因爲無法走出廚房。

世外桃花

文：友票女　圖：黃鳳

二八九：銀新薄星逢蓄

歐亞總公司通知陳麗妮領取第一期年薪，呂壽田偕她至商業中心大廈簽領，是東方銀行的支票。一看票面是三個月一期，多達一萬二千美元。呂壽田不叫她問，立刻要她在第一期收據的卡紙上，填寫了她本人的美國銀行的戶號和姓名，東方銀行以後自動入數，不必親自領取。出來後，壽田原要同她下到二樓自動梯旁的珠寶公司參觀，爲了避免是非，便同出來午餐。

「記得你說的年薪沒這麼多？」他說：「這是董事主席伊娃女士在見你之後訂的，她叫我不必預告你，但也有一個目的，希望你在二年約完時，如果紅了以後，可不被其他電影公司搶走你。」她笑的不得了：「你在這裡一天，你想我會走嗎？」

「唉，世事難說呢，這化無由預知。」她不喜這樣說，吃飯時她問他一個問題：「你是我在飛機上看中的，而不是你追求我的，可對？那麼有變化的，將來可能是你而不是我！你現在最少有三個女人！」他玩笑道：「但三個之中，綁住我這顆心的只一個，就是你！」她這才歡喜起來道：「回頭陪我到美國銀行。」

她將支票分配爲二千元存戶，一萬元存入原有的每一年一結之定期存款，有很大的年息。這令到壽田詫異，她說：「我由十七歲入航空公司，便已經這樣了，這是父親教的，說任何創業的人，都是開源節流的。」

「明白了，你是爲了我！」壽田挽住她，兩人先返租的公寓。她問他方才爲什麼說爲了他，他拖住她親了一下：「親人呀，你怕我失業呀！」她大笑：「誰不知你是承受羅森伯爵的財主呀！」從這時起，壽田通知他的美國曼哈頓戶口：每個月轉賬二千美元過麗妮的定期戶內。但他不說出來。

他打了幾個電話，問歐亞公司新片在東京集訓的時間，原來四天後就動身了，在巴黎的只有陳麗妮可單獨飛去。

忙了兩天，他備麗妮乘北極線飛東京，這次乘法航最新的投入東西線的大客機「八四八」，向東北取道瑞典入北冰洋過北極圈。

小吃開餐時，來送餐盤的是中國空姐，長身玉立，忽然用英語問麗妮：「小姐不是陳……麗妮麼？」麗妮這時正低頭尋手袋裡的東西，一聽忙抬頭：

「哎呀，安娜！這麼巧，你怎麼也沒想到換來法航工作？」她們熱烈地握手了：「你忙，回來再尋你細談。」

心開了

獵人電座戶九

蝎子號空搜船事故——文·沙駱·量一·袁家裕

（一三〇）十隻巨型飛碟與五艘攻擊船大戰，但却是比不上攻擊船的武器厲害，早有一隻飛碟被擊中，冒着烟下墜，另一隻飛碟又被擊中爆炸，其餘八隻飛碟，這時已知道無法和攻擊船對抗，立即逃走。雅打星也不去追擊，只令命攻擊船，在上空戒備，阻止飛碟再來。

（一三一）在高地上，長髮女王與禿頭女王見黑星飛碟被擊退，十分高興。司馬登船長對她們道：「戰爭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，我仍是要和黑星的最高統治者見面！」長髮女王道：「他們飛碟被毀，看來不會同意和平解決，也不相信你的話！」

（一三二）司馬登船長道：「這却要與黑星統治者聯繫，我再去見加洛指揮官，而且讓他們回去報告一切。」於是，司馬登船長，便又乘車前往黑星軍隊陣地，和加洛見面。他對加洛說道：「指揮官，這裡的女王同意你們離去，你們回去把情況報告，我等候你們答覆。」

籠裏籠外

二五八：一拍兩散

我點點頭說：「星期日晚上，你去看芬芬時，文霞已告訴我一些。」

他憤然一掌拍在桌子上：「完全是馬波在作怪。豈有此理，想不到我的好朋友好同事，在如此情況下插我一刀！」

「在爭奪愛情上，有些人是沒有什麼道義可言！」我說。

「人家菲菲根本不愛他嘛！」上司情緒激動：「他約過她不下數十趟，都借詞推却。」

「問題可能出在文霞太直不夠婉轉，直截了當推却，連應酬一下都不肯！」我說。

「她做得好，不愛就不愛，拒絕他的一切邀約，干脆俐落。」

上司說。

「你們忘記一件事——文霞是馬波管理的節目部成員。她是他的下屬，他一再邀約她遭拒絕，心裡不好受，面子有損。當你們籌備結婚時，他也來一個求婚……不逢，他當然以自己部門的優勢，向你們施加壓力！」我說。

「他這一箭好毒呀！」上司嘆口氣。

「我一向不聽電視台的是是非非，流言蜚語和緋聞，也不搬弄傳播！現目，你既然說起這事，我把在剪接室聽到的一些言語告訴你——馬波前些時對你得到總經理器重，除做製作部經理外，還被提升爲他的助手而心存妬忌。他想做老總助手，但是你條件比他好……你推薦文霞去他的部門，簽歌星約也做藝員，造成他對付你的好機會。他盡力捧紅朱菲菲，事實，她是一塊好料子，很快便紅將起來。他曉得你婚姻失敗後，愛上菲菲，而且愛得很深……等到你們要定婚時，馬波也求婚。他大概亦愛上菲菲！菲菲干脆拒絕，于是他老羞成怒，便實行那個對付你的計劃，把你們一拍兩散！」我把一些聽到的情況告訴上司。

伸手與我再握，說：「謝謝你告訴我這些內幕。」

七七：房間早訂下

晚飯快結束了，白德壽看看錶，說：「時間過得真快，現在已經十點鐘了。時候不早，我看葉小姐不如在這裡過一夜，明天才回市區吧……」

葉眉兒沒什麼表示，白德壽接着對丁先生說：「酒店裡應該有房間的，你馬上去給葉小姐訂一個好點的房。」

「好！」丁先生立即離座出去。

十分鐘後，丁先生回來說，事情辦好了。進入郊區酒店之前，丁先生已訂了三個客房。現在的安排是：白德壽的房間在中間，葉眉兒和丁先生的分別在兩旁。

看來，這酒店的客人並不多，走廊冷清清的，加上燈光昏暗，實在有點除森的感覺。

葉眉兒進入房間後，發覺這是一個十分寬敞漂亮的套房，所有高級設備一應俱全，比起市區的一流酒店實在不遑多讓。但葉眉兒並沒有心情去欣賞這些東西。

眉兒和阿格

白德壽

眉兒的那個房間是早就訂下的。他們就離開貴賓房，各自回客房休息。

實際上，葉眉兒並沒有

絲連·懷楚

四五九：到影院看電影

黃亭雖已五十多歲，但比自己大十年多而已，自己又是寡婦，不該苛求的——唐文娟常這樣想，何況對方是富翁，下半世能吃口安樂飯，應是於願足矣。

於是，當黃亭有意向她追求時，她自然信心百倍。所謂神女有心，襄王又有夢，應該是一拍即合，且能速戰速決的。

現在，黃亭藉詞當自己的英文教師，眞是求之不得，自己應好好把握這機會。

這晚，黃亭約她出外看電影，她馬上一口應允，儘管自己不懂英文，那就看圖識字好了，不該失却和他親近的機會。

男追女，女追男，在這時代，無所謂的，也是很普通的。

在電影院中，唐文娟緊靠着黃亭，十分親熱，小聲地要求他「解畫」。

影片無非是卿卿我我的外國人談情內容，更有不少熱情大胆的調情鏡頭。

箭·劍·紅·顏

文：錢石秋　圖：凱

十六：情是何物

光照斗的聲音十分空洞遙遙，好像來自九天之外，謝謝你！」他慢慢地張開嘴邊，喝了半壺開水，乾旱苦燥的喉頭才稍爲舒服一點。

乾糧，道：「光師兄，你傷了身子，快吃點東西好運功療傷，要不遇上敵人就可就……」。

光照斗截口道：「愚兄如今跟死人還有何分別？」

苗小青吃了一驚，忙道：「難道不想再見杞師姐一面？」

光照斗聲音十分空洞遙遙，好像來自九天之外，謝謝你！」他慢慢地張開嘴邊，喝了半壺開水，乾旱苦燥的喉頭才稍爲舒服一點。

苗小青餵他吃乾糧，道：「光師兄，你傷了身子，快吃點東西好運功療傷，要不遇上敵人就可就……」。

光照斗截口道：「愚兄如今跟死人還有何分別？」

苗小青吃了一驚，忙道：「難道不想再見杞師姐一面？」

這句話正好擊中光照斗的要害，他來括山，拜祭先師只是順便而已，眞正的目的，正是爲了見杞紫薇，當下他掙扎地坐起來，連吃兩個饅頭，然後運起內功療傷，除了欲就盤膝運起內功療傷，除了欲見杞紫薇之外，他還有一個目的，五年前那斷劍之辱，他不能不報！

苗小青料不到那句話，竟是一

苗小青淺淺一笑，道：「不要緊，你沒事就好！」

「你歇一下吧，我不會有事的，明天咱們再去！」

苗小青見他說得誠懇，才安心地倚石歇息，光照斗又歇了一天，估計內傷已癒八九分，第三天的中午兩人才再起程，走了多少時辰，已至杞宜歲和嚴鵬程夫婦的墳前，光照斗緬懷心事，不覺潸然淚下。

忽然苗小青叫道：「光師兄，你看，下面好像有人！」

光照斗霍然一醒，低頭向山下望去，見一個女子在練劍，他雖然看不到她的面龐，但那背景對他來說，實在太熟悉了，但奇怪的是，他又有點陌生感！

劍光如白蛇舊信，正是括蒼劍法，光照斗暗道：「小師妹的武功大進，這幾年相信她並未有一天荒廢！」

光照斗呆呆地坐着，苗小青也猜到下面那位女子一定是杞紫薇了。

（四〇八）

十三：翻譯

他們返回房內，這一夜再沒有聽到木偶說話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王珍妮問馮大均道：「昨晚的錄音，你打算怎樣，是不是要找人翻譯？」

馮大均道：「對了，但是却要找一個懂得巴撒斯小島地方言語的人，才可以翻譯的呢！這就頭痛了，除非是把錄音帶寄去希臘，我們的朋友，那個當時做我們導遊的老張，他才可幫助我們。」

王珍妮啊呀一聲道：「我記起來了，老張不是告訴我們嗎，他有一個堂妹，名叫張曼冰，在這裡的希臘領事館工作，請她幫忙，領她知道他們是誰後，笑道：「我堂兄從希臘來信，信中也提及你們，他說會帶你們到巴撒斯小島觀光，我在希臘居住時，也曾在那小島住過半年呢！那是一個可愛的地方！」

王珍妮道：「在下如所料不差，張小姐一定懂巴撒斯方言了？」

張曼冰笑着點點頭道：「也懂得一點點的。」

王珍妮便把來意對她說了。

張曼冰見面，張曼冰是個三十來歲的女人，架了近視眼鏡，是領館的高級職員。

在領事館內和張曼冰會面，張曼冰用普通標準鏡亦可以，並不必須圍雖較大，但總不可以用一張底片影齊。至於拍攝時所用的光源，當然用閃光燈比依靠用室外射入的陽光好。但用閃光燈之時，如果依照閃燈的指示，更開大半級或一級光圈拍攝，以開大一級光圈拍攝。這因爲，鄉間房屋樓底既高，且四圍又不夠淺白，同時，雜物亦多之故。（羅白、新八五一四一）

城市之光

自食其果（十三）

兆昌從同學口中知道了一切，他自己也驚惶了起來，怕恒仔供出他也有份帶毒，自然又是忐忑不安了。

幸而，警探還沒有找到自己家裡來，兆昌等同學，祇能從那同樓同學中，探聽一下恒仔消息，知道他在兒童法庭受審，也知道他受到了監管。

兆昌當然也不敢太過着跡去問，以免惹禍上身。至於米高如何，祇知米高再沒有來找自己了。

米高不找自己，一則以喜，一則感不足。喜的是不再叫自己帶毒，可免被捕，感不足的是，月來飲食玩樂慣了，現在却沒有。

每天放學後，便回到家中去。

余太一天在晚飯時問：「昌，近來你的胃口很好，爲什麼？」

兆昌怎麼答呢，會同學有一段時期，有米高做波士，出外吃喝雜食多，自自然然回家減胃口了。

現在不同了，在外沒有雜食，自然回來吃得多了。

兆昌被問不能回答，余偉仁却搭上口了：「發育時期，當然吃得多了。」

丈夫所言，亦有道理，余太也不以爲意。

兆昌讀的是上午班，本是十二點半放學的，一來離家遠，二來兆昌又多活動，加上了余太常常過戶或在家打牌，因此，兆昌通常在外吃了午膳然後回家。

我科學家初登南極之際

誰發現南極

底謎揭一此在得值

見不是却陸大·極南到先人英

現發己自說爭·人國美與俄

辯爭在還今至·誰是人的現發

通天曉先生：

不久前報紙報道說，我國派出科學考察團到南極考察，請問是誰首先發現南極大陸的？

陸南

陸南先生：

相傳在三千年以前，古希臘學者亞里士多德曾說，要地球保持平衡，南北二端必須各有一塊陸地，並且可能北二端必須各有一塊陸地，並且可能是南重北輕，否則這球體會翻倒過來。這當然是純屬推測。公元二世紀，天文學家托勒玫曾繪了一幅地圖，在人們熟知的洲區的南方，憑其想像在那裡加繪一塊跨越地球「底部」（北半球的人認爲那裡是地球底部）的大陸，並取名爲「未知的地」。後來，一些探險家則將這未知的地稱爲「幸福島」，並想當然地認爲那是氣候溫暖宜人的肥沃土地。因此，許多人都想尋找這「幸福島」。

公元一七六八年，英國海軍部派著名航海探險家庫克率領兩艘帆船三次進入南極圈，於一七七〇年四月發現了澳大利亞東海岸，一七七一年回國時向英王報告，英國就立即宣佈澳大利亞爲其殖民地。不過，庫克